

# 陆游、范成大巴渝诗异同之原因探析<sup>\*</sup>

余霞

(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

[摘要]陆游、范成大中年入巴蜀,创作了大量反映巴渝地区雄壮的自然风光、独特的民情风俗及丰富的人文精神之诗篇,以两人的巴渝诗为研究对象,结合时代背景和个人身世,探讨两人巴渝诗在内容情感、艺术特色上形成异同的原因。

[关键词]陆游;范成大;巴渝诗;异同;原因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7)05-0105-05

陆游(1125—1210)、范成大(1126—1193)是南宋时期齐名的两大诗人,两人和巴渝地区有着深厚的缘分,入蜀和出蜀两次经过巴渝地区,陆游还在夔州生活了近一年半时间。受到巴渝那雄壮独特山水的激发与熏陶,两人创作了大量反映巴渝特色的优秀诗歌(陆游创作了一百一十五首<sup>①</sup>,范成大创作了四十六首<sup>②</sup>)。两人的巴渝诗在内容和情感上有着共鸣:都描绘和赞美了巴渝雄奇壮观的自然景观,瞻仰和缅怀了巴渝丰富深厚的人文景观,记录和反映了巴渝地区独特的风土人情、气候特征、艰苦生活,都品尝了羁旅的艰辛孤寂,抒发了悲老、思归之情;而在艺术特色上又展现出各自不同的风采来,陆诗呈现沉郁悲壮兼雄健宏大的风格,范诗则呈现平实、婉峭、清新、自然为主的多样风格。

## 一、巴渝雄奇壮美的自然景观、丰富深厚的人文景观及独特的民情风俗激发了诗人共同的创作主题

首先,在巴渝地区有着雄奇壮美的自然景观。如长江三峡、巫山十二峰、夔门以及忠州、万州、涪州、渝州等地山川各具特色的自然景观构成了一幅幅雄壮而独特的山水风景画。这一线也是历代文人入蜀、出蜀的必经路线,其沿途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开拓了诗人的眼界心胸。陆游沿长江上溯赴夔州任职,后去蜀东归时又沿长江而下,不仅写下了优秀的山水游记《入蜀记》,还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记游诗。范成大入蜀、出蜀也是两次途经巴渝,同样留下优秀的游记《吴船录》和二十多首记游诗。

其次,在巴渝地区还有着丰富深厚的人文景观,如夔州的巫山神女庙、白帝城、永安宫、诸葛亮的八阵图遗迹、杜甫的高斋和少陵祠,还有其他如昭君村、屈原庙、岑公洞、三游洞等名胜古迹,往往激发历代诗人们咏史缅怀之情,是文人雅士们怀古凭吊的地方,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陆游慷慨激昂作了二十多首怀古诗,范成大也留下几首怀古之作。再次,巴渝别样的风土人情吸引了诗人的关注。如特殊的城市建筑、淳朴的民风让诗人们觉得好奇、感兴趣,陆、范二人都有诗描述,原始的耕作、妇女的多瘦、瘴气的厉害得到诗人的关切和同情,成为陆范诗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炎热潮湿的气候让诗人极难适应,寓居夔州的陆游和途经巴渝的范成大都谈及瘴气影响身体健康等。

## 二、诗歌创作背景的差异,影响了诗歌内容的侧重与情感的表现

### (一)陆游巴渝诗创作之背景

#### 1、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

从乾道五年(1169)到乾道七年(1171),即是陆游接到夔州通判的任命到他在夔任职的三年多时间中,发生了诸多国家大事。首先,朝廷内部是不安定的,主战与主和派仍存在激烈的权力斗争。先是乾道五年任命主战的陈俊卿、虞允文为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乾道六年(1170),主战派吏部尚书汪应辰被贬出京城,陈俊卿因议遣使与孝宗意见不一致被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福州,而后任命较为稳重平和的梁克家为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

\* [收稿日期]2007-05-21

[作者简介]余霞(1978-),女,汉,四川会理人,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

院事。其次,国家治安处于不稳定局面,先有乾道五年海州人时旺聚众数千来请命,宋王朝命楚州兵马铃辖羊滋弹压之;后乾道六年又有雅州沙平蛮部寇边,四川制置使晁公武调兵讨伐失败;沅州徭人相仇杀且进迫州城,守臣孙叔述出击失利。再次,对金政策在屈服中也有反抗。乾道六年派遣范成大等使金求陵寝地,且请更定受礼书,金许以迁奉及归钦宗梓宫,而不许更替受礼书;孝宗先在白石举行大规模阅兵,后又下召训练水军,并任命主战的王炎为枢密使、四川宣抚使;这些说明孝宗此刻的对金政策是趋于主战的,收复中原问题已渐纳入议程。<sup>①</sup>

时局是如此的动荡不安,与国家的内忧外患交结在一起,而宋孝宗对和战态度又左右摇摆、模糊不定,让陆游为国家的命运深深担忧,使陆游赴夔任职心情更加复杂。国耻未雪,陆游却在偏远的夔州作闲官,空有报国之志,满腔热血无处抛洒,愁闷悲愤之情溢于言表,陆游在夔的诗作也就呈现出沉郁特色;而王炎出任四川筹划恢复,又给陆游以希望,在孝宗的身上还能看到朝廷对抗金还是支持的,还有着抗战收复的打算,故陆游期待着能够亲赴前线杀敌,实现收复大志,即便在人生最低落时期,沉郁的诗作中又看到爱国激情的迸发,所作之诗多言恢复。在夔州任期将满之时,陆游上书给丞相虞允文以谋职,四川宣抚使王炎便招请他到宣抚使司工作,陆游在夔州任满后于乾道八年(1172)春季兴奋地赴任南郑了。

## 2、陆游赴夔、在夔、出蜀的心境

陆游的夔州通判是在乾道五年(1169)十二月发表的,由于久病,他才决定于第二年的夏天赴夔。当时,他因力说张浚北伐而罢职在家已有五年了,接到夔州赴任的消息时心情是复杂的。

一方面是感伤夹杂着失望,罢职在家五年终于盼到了恢复官职,却是到万里之外的偏远荒凉的夔州任职。夔州当时既非抗金前线,无法建功立业;又是刀耕火种的蛮荒之地(谯门对山烧),尤其是水质极差,容易得粗脖子病(瘿);凡此皆陆游忧虑之处。另一方面是失望中闪耀着希望,虽然对于这样偏远的任职失望了,但毕竟是一个为国家效力、以酬壮志的机会,而“立功”、“立德”、“立言”之“三不朽”的人生观仍然在陆游心灵中占主导地位。正如他赴夔州前拜访参知政事梁克家所作诗《投梁参政》中所云:“但忧死无闻,功不挂青史”,何况也是“残年走巴峡,辛苦为斗米”<sup>②</sup>呢。于是他还是怀着复杂的心情,不辞辛劳地跋山涉水前往赴任。

陆游在夔州住了近一年半的时间,其心情多是

愁闷的,处于人生最低落时期。一是气候不适应,夔州夏季天气闷热,瘴疠侵人;冬季又阴冷潮湿。陆游到夔后水土不服,时常生病,正如他在《拆号前一日作》诗中感叹“食眠屡失身多病,忧愧相乘发易华”。二是在夔的生活比较艰辛,其《雪晴》提到“俸钱虽薄胜躬耕”,在《上虞丞相书》中具体谈到家累之困:“某行年四十有八,家世山阴,以贫悴逐禄于夔。其行矣,故时交友醪缙钱以遣之。峡中俸薄,某食指以百数,距受代不数月,行李萧然,固不能归。归又无所得食,一日禄不继,则无策也。儿年三十,女二十,婚嫁尚未敢言也。某而不为穷,则天下无穷人。伏惟少赐动心,捐一官以禄之,使粗可活,甚则使可具装以归,又望外则使可毕一二婚嫁。”三是除在试院阅卷工作那段时间忙碌外,陆游实是一名闲官,其诗《秋思》中说“官闲况是频移疾”。生活的艰辛、仕途的不如意等各种境况交结在一起,于是客子之思愈浓,心情苦闷凄凉,创作大量思乡之作,如《试院春晚》“此生飘泊何时已,家在山阴水际村”;《夜坐庭中》“岁月背人去,乡间何日归”等系列作品。

淳熙五年,陆游奉调入京,在蜀待了八年,平生梦寐以求的从军机会已成为过去,对国势衰弱的局势和朝廷对金政策也看得更为清晰深刻,出川东归时心情充满了矛盾,对未来的前程是茫然的,正如其在《南乡子》词中所说“重到故乡交旧少,凄凉,却恐他乡胜故乡”,尽管如此,陆游心中仍然是充满希望的,相信终有“秦婴系颈时”,终会看到抗金收复国土取得胜利。

## (二) 范成大巴渝诗创作之背景

### 1、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

在淳熙元年(1174)发表范成大入蜀任职至淳熙四年(1177)离蜀时发生了诸多有影响的国家大事。首先,四川行政长官更换频繁:淳熙元年二月,志在收复失地的四川宣抚使、雍国公虞允文去世;三月便任命郑闻为资政殿大学士、四川宣抚使;七月复以郑闻为参知政事,罢四川宣抚使,以成都府路安抚使薛良朋为四川安抚制置使,而郑闻十月去世,于十二月以沈复为四川宣抚使,范成大以新任四川制置使改管内(成都路)制置使;淳熙二年(1175)裁撤四川宣抚使,复设制置使。其次,朝廷对金态度转向屈服,孝宗不喜言恢复:淳熙元年,金国派梁肃为出使宋的详问使,宋孝宗立着接受国书,但在梁肃返回时却附上书信道歉;淳熙二年,蜀人杨甲对策,言恢复之志不坚者二事:一谓“妃嫔满前,圣意几乎惑溺”,二谓“策士之始,以谈兵为讳”,孝宗不悦,将其列入第五等<sup>③</sup>。另外,还有三件事情也说明了朝廷对抗金政

策的转变。一是关于四川宣抚使王炎 的调动,乾道五年三月,王炎以副丞相的名义担起管理四川的工作,手中掌握了西北的军力、财力、人力,说明当时孝宗是对王炎十分信任的,并 对抗金给予了积极支持;但当王炎已做好北伐抗金准备时,却在乾道八年九月被调京任枢密使,表面是晋升职务,实则是孝宗不满其北伐作战的准备,故王炎年底到京,次年正月即罢职,表明朝廷抗战收复方针已转向消极防守。二是关于“淳熙”元年改元问题,开始下达给虞允文的诏书是“纯熙”,用《周颂》中“时纯熙矣,是用大介”,即武王伐纣的故事,虞允文上疏以为不妥,在上疏尚未到达京城时,丞相们也向孝宗提出相同意见,故孝宗才改为“淳熙”,是合太宗“淳化”和神宗“熙宁”两个年号而成,表示要向太宗、神宗学习,重在内部建设改革,对外消极防御。三是关于利州东西二路的分合,王炎镇蜀时,利州东西二路已合而为一(高宗时为防止边将权重难制而分利州为东西二路,乾道五年通过虞允文的上请,孝宗批准合而为一);但虞允文淳熙元年一死,次年,即范成大帅蜀时,又重新分利州路为东西二路,削弱了战时体制。

在范成大入蜀前,朝廷内部是不稳定的,四川频繁更换官员及对金的屈服,反映出内部党派的激烈之争与孝宗优柔懦弱复杂的性格;此时朝廷对金政策已转变为消极防御,让范成大入蜀之行所负使命更为沉重起来。作为得到孝宗信任的地方大吏,所执行的 政策自然要与朝廷保持一致,主要重在四川内部建设改革,关注的是民生疾苦,即便心中有一丝抗金之志,也不可能显露出来,故未见其任何一首巴渝诗言恢复的。

## 2、范成大赴蜀与离蜀的心境

赴蜀前,范成大在广西桂林接任府事帅印有一年多的时间,与广西军民建立了深厚感情,离开桂林赴蜀任职是有些依依不舍的,曾上疏,辞不允,正如同僚林光朝在《与范帅至能》中说“此行甚宠,料不容固辞”。南宋以四川为上游重镇,蜀土富实,又是具有特殊战略地位的重要地区,正如孝宗告诫他“蜀为西南屏蔽,兵民庶物,尤为平允”<sup>⑥</sup>,希望“早见成效,以副朕倚注之意”<sup>⑦</sup>,范成大在得到孝宗的信任时既高兴又深感责任的重大和入蜀之行的艰辛,诚如成大《自广帅蜀谢表》感叹:“去国八千里,憾青天蜀道之难;提封六十州,岂白面书生之事!”诗人在艰险辛苦 的入蜀途中,铭记身肩重任“我怀汉制诏,来慰蜀父老”<sup>⑧</sup>,面对羁旅的孤苦,又感叹“浮生固有役,远道何时了”<sup>⑨</sup>,暗含归隐之心“未得归田先作赋”、“只今飞到南山下,犹解清晨出荷锄”<sup>⑩</sup>。

范成大入蜀任职毕竟是获得孝宗的恩宠,拥有实权,可以施展自己的抱负,这和陆游入夔任偏远小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自然情感上不会有陆游的那么多悲愤和愁闷,在诗作上也不会表现出像陆游的那份沉郁悲壮了。而离蜀是由于范成大体弱多病,看到仕途的太多险恶而主动请辞归乡,虽对待了两年的巴蜀十分不舍,如与朋友的依依惜别“故人新判袂,得句谁与论”<sup>⑪</sup>,却又有卸下重担的轻松悠闲,出蜀时心情更为舒畅,所谓“自此归田园,带月荷锄,得遂此生矣”<sup>⑫</sup>;一路重温巴渝独特的山山水水,不免流露出“隔江招岑仙,共擘双莲房”<sup>⑬</sup>的归隐思想,亦有“我亦不眠终夕看”<sup>⑭</sup>醉心于夔门月出美景的闲情逸致,不像陆游出蜀时对未来是那样迷茫,情感也就不会如陆游那么复杂沉重,少了那份壮志未酬的怅惘与茫然。

## 三、创作主体家世、仕宦经历的影响是重要因素

陆游出生于富有学术和文学气息的仕宦家庭,祖父陆佃官至尚书右丞,父亲陆宰官至淮南计度转运副使,可惜在幼年时期便遭逢靖康之变,正如他在《三山杜门作歌》诗中所说“我生学步逢丧乱,家在中原厌奔窜”,亲眼目睹“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毗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sup>⑮</sup>,在长辈们的熏陶和影响下,青少年的陆游便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sup>⑯</sup>的雄伟志愿。而陆游的仕途却是坎坷的,二十九岁应进士第,名列第一,却因秦桧的孙子名列第二触怒了秦桧,在次年礼部复试时被黜落第;直到秦桧死后第三年才得以到福建宁德县作一个主簿小官,由樊茂实的推荐调任福州,而后调临安任敕令所删定官,再调任枢密院编修官;孝宗时赐以进士出身,但不久因反对曾觌、龙大渊激怒孝宗,被出为镇江通判;由于陆游支持张浚的北伐,结果被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罢免了隆兴(今江西南昌)通判的职务,回到山阴老家;直到几年后盼到恢复官职,却是到偏远荒凉的夔州任职,离实现抗金恢复的雄伟抱负似乎越来越远了。坎坷的仕途经历与诗人伟大的理想抱负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其巴渝诗作表现出了壮志难酬的沉郁悲愤情感,诗人只有把一腔爱国之情付诸于笔端,即便一草一木都融入了诗人的感伤,反映了其忧国忧时的激愤情怀。

范成大出生于小官家庭,父亲范雱只是个秘书郎,父亲以上无可考,不如陆游的家庭显要。但同样襁褓之中经历靖康之乱,少年便逢父母早亡的悲痛,此后借住在寺院苦读十年,担起养育弟妹的重任,国事家事的 不幸让诗人早熟起来,并无意科举。

后在父亲同年王葆先辈督促勉励之下才结束乡居生活,在二十九岁时中进士,从此开始仕宦生涯;他被派为徽州司户参军,历时六年之久,可见仕宦之初并非那么顺利;后在洪适的举荐下做了京官,历任圣政所检讨官兼编修官、校书郎、著作佐郎等文史官,乾道二年(1166)二月被任命为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三月却因言官论其是破格升迁而罢职请领祠禄回苏州;乾道四年(1168)到处州任主管学事等,颇有政绩,初见其治理才能;乾道五年召回临安,很快擢升起居舍人兼侍讲;乾道六年(1170),以起居郎、假资政殿大学士的身份出使金国,全节而归,得到孝宗的信任和好感,任中书舍人;但不久因驳回任用外戚张说签书枢密院事得罪了孝宗,再次请领祠禄回归故里;乾道八年(1172)才起复,到谈瘴色变的广西赴任,实行了有效的改革;淳熙元年(1174)被派往四川任方面大员,得到孝宗的信任和期望,大显其军事和地方治理才能。

陆游家世比范成大显要,少年时期接触的亲朋多为主战派,故从小树立了以恢复中原为已任的英雄主义理想;范成大家世贫寒,少年父母双亡,又有弟妹之累,从小就更知百姓生计的艰难。两人都生于国难,襁褓之间都经过战火的洗礼,对靖康之耻都有着切肤之痛。两人开始仕途都不顺,但中年以后范成大的仕途相比陆游较亨通,入蜀前就作过知处州(今浙江丽水)、桂林等地方长官,又当过中书舍人等要职;而陆游入蜀前后都只是通判,没有当过长官。这种仕历决定了陆游偏重爱国恢复的英雄主义,而范成大更重民生疾苦,以求安定。

范成大入蜀,是得到了孝宗的信任和赏识,还赐药给范成大调养身体,希望其“加惠彼民”<sup>①</sup>、“并蠲民瘼”<sup>②</sup>。范成大能够在地方治理上获得孝宗的支持一展拳脚,从情感上来说便少了陆游的那份愤懑。而范成大和陆游一样,也曾立志“西江有单鹄,托身万里云”<sup>③</sup>,是支持主战的爱国人士,曾上书向取得“采石大捷”的虞允文表示敬意,也上贺启张浚的复出,期待陈康伯的人朝执政等,还写下了展现其爱国思想和支持主战的使金七十二绝句。但仕途的起落让他看到了朝廷的黑暗与懦弱,对抗金恢复的希望变得黯淡;早年的苦读经历让他更深刻看到和感受到了底层百姓的艰苦生活,让他更注重现实;仕宦的高位也让他对抗金主战采取了保守态度,爱国的激情收敛起来,在政治和诗歌创作上更多表现出的是务实态度,更关心的是地方治理和百姓生活,其巴渝诗作写景记事多是写实,极少有忧愤情感的流露,体现出更多的是爱民思想,却未见抗金复国之志了。

#### 四、不同哲学思想信仰下,人生观不同对诗歌创作形成一定影响

陆游的家世有着深厚的儒学传统,其自述“五世业儒书有种”<sup>④</sup>,自幼苦读儒家经典,在《斋中杂兴》云“处当师颜原,出当致唐虞”,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理想在其心底深深扎根,人生观深受影响,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为国建功立业,即抗金救国、收复失土,少年时代便树立了“扫胡尘”、“吞残虏”的英雄壮志。当然,身处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时代,陆游对佛道之学也有所爱,在其巴渝诗《玉笈斋书事》说到“晨占上古连山易,夜对西真五岳图”。佛老之学对陆游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正如某位学者所说:“儒家所提倡的积极人世有时会在现实中遇到挫折,甚至难以实现,那么道家 and 道教避世法自然的人生理想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其提倡的随顺自然常常可以成为调控心境的重要手段。若人世不行,避世也不成,佛教则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sup>⑤</sup>这就是说,佛老思想只是陆游在人生遭受沉重打击时治疗心灵创伤的鸡汤良药,其自始至终的人生理念和追求并未改变,仍是建立在深厚的儒家文化上的积极人世。不管仕途是如何的坎坷,生活是怎样的艰辛,陆游仍坚持着抗金复国的伟大理想。这就是其巴渝诗虽然有悲老、思归的情绪,多次谈到病痛的折磨,但是惆怅、郁闷中仍然存在着远大理想,诗中看到的是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如“衰发病来无复绿,寸心老去尚如丹”<sup>⑥</sup>、“低昂未免闻鸡舞,慷慨犹能击筑歌”<sup>⑦</sup>等,表明对抗金志向的始终如一。

范成大虽自幼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但并不是出生在陆游那样的儒学传统家庭。早年由于家庭之累,并无意科举,隐居山中十年不出,自号此山居士,有着浓重的归隐思想。他的出仕是为满足生活需要和继承父亲遗志,在赴金陵(今南京)漕试作《南徐道中》,写到“若有一廛供闭户,肯将篋舫换柴扉?”这说明其出仕与本心是相违的,并不是因为三不朽的理想追求。佛老思想对他的影响却是深刻的,接受了佛教的“无我”教义,《重九行营寿藏之路》谈到自己的生死观“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三轮世界犹灰劫,四大形骸强首丘”,因而他只注重今世,即人生态度是十分现实的。老庄的“无为”思想,让他淡泊功名利禄,对追求功名持否定,如《读史三首》中说到“堂堂列传冠无功,纸上浮云万事空”,《早衰不寐》中感叹“人生原是华胥客,休向迷途更著鞭”。佛老思想的渗透,让范成大更理性地看待现实社会,平和地对待任何事物,人生态度上有时是消极的,故归隐思想萦绕其仕宦生涯之始终;在诗歌创作

中就表现出较强的理性色彩,出现了部分诗作中因禅语让人觉得晦涩。

从陆游和范成大的人生观来看,陆游始终立足于儒家思想之上,积极入世追求三不朽是其人生目标;范成大受到佛老思想影响甚深,出世、避世是其心中向往,即便出仕也是走“吏隐”之路,即“以出世之心行人世之迹”<sup>⑩</sup>。这就形成了陆游的人生态度总是乐观向上的,能够去豁达面对在追求理想中遇到的各种挫折,即其诗歌中始终洋溢着抗金复国的爱国热情。范成大虽也有忠君爱国思想,但更看重的是现实,在经历了仕途的起起伏伏,看惯了官场的钩心斗角,更向往归隐田园的闲适生活,即其诗《题南塘客舍》中所说“闲里方知得此生”,其诗便没有陆游那般的爱国激情,诗的情感总是呈现出一种平淡。

### 五、从两人在蜀的交游考证政见不同,影响诗歌创作差异

陆游与范成大初识相交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其时为编类圣政所同僚,但未几,陆游赴镇江通判遂分别,直到乾道六年(1170)复会于镇江金山寺。两人再次相会又是五年后淳熙二年(1175)在蜀成都,两人在蜀的交游则是真正的相知,恰如《宋史陆游传》云“范成大帅蜀,游为参议官,以文字交,不拘礼法”。范、陆二人彼此惺惺相惜,虽有僚属之实,却以宾主相待,常相互酬唱新诗,范成大在《送陆务观编修镇江郡归会稽待阙》中对陆游的壮志忠心赞许“高兴余飞动,孤忠有照临”,对其未被重用也深感惋惜“功名袖中手,世事巧相违”;在蜀时劝解陆游不要过于愁闷“诗人多事惹闲情,闲门自造愁如许”<sup>⑪</sup>,还作《次韵陆务观编修,新津遇雨,不得登修觉山,径过眉州三绝》、《玻璃江一首戏效陆务观作》等诗相和。陆游对成大的博闻强记、远见卓识、治国之才敬重推崇,期予了众望,在《送范舍人还朝》中云“因公并寄千万意,早为神州清虏尘”,劝他“关陇宿兵胡未灭,祝公垂意在尊生”<sup>⑫</sup>;还有《和范待制月夜有感》、《和范待制秋兴三首》等十多首相和诗,高兴地说“乐哉今从石湖公”<sup>⑬</sup>;为范《西征小集》作序,还写《筹边楼记》、《铜壶阁记》记述重修过程及表达对范成大的厚望,期许“公且以廊庙之重,出抚成师,北举燕、赵,西略司、并,挽天河之水以洗五六十年腥膻之污”<sup>⑭</sup>。

两人虽情谊深厚,但在心境和政见上,还是有着分歧的。范成大为官从政采取务实的态度,与其在理论上对战与和的问题争执不休,不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实实在在管好地方治理。他至蜀便“定规模,信命令,弛利惠农,选将治兵”<sup>⑮</sup>,上疏请免蜀中

酒赋等,现存可见《论民兵义士劄子》、《论知人劄子》、《民为邦本劄子》等十多篇奏议。自桂赴蜀艰苦的旅程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成大在《与五一兄书》中自述“只存四茎骨头,乌皮包裹”,故在蜀多病,诗中多次谈及病痛的折磨,再加上佛老思想对他的影响,思乡和归隐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对于陆游寄予其肩负恢复中原重任的冀望是有心无力的,虽在陆游多次勉励下也曾自励“已办鬓霜供岁箭,仍拼髀肉了征鞍”<sup>⑯</sup>,但仍执行孝宗对金的消极防御政策,在奏议中从未提及抗金一事,也未采取任何主动措施,对于抗金问题持保守态度。与范成大相比,陆游从未停止过对抗金复兴远大理想的追求,在夔州即便是疾病缠身的艰苦愁闷日子里,想着的仍是“逆胡未灭时多事”<sup>⑰</sup>,在蜀时抗金复国更是成为其诗的主旋律,在成都病中仍想着“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sup>⑱</sup>,在被罢官后仍“愿闻下诏遣材官,耻作腐儒常碌碌”<sup>⑲</sup>。现实中既然不能实现抗金复国,还弥漫到了梦里和想像中,看到了抗金的胜利情景,如“偏师缚可汗,倾都观受俘,上寿大安宫,复如正观初”<sup>⑳</sup>、“群英伏,太阳升,胡无人,宋中兴”等<sup>㉑</sup>。陆游对范成大无意恢复是失望的,政见的不同,范成大也仅把陆游看成了“文字交”,虽然生活上得到范成大的照顾,但内心里极端的愁闷,感慨“惊壮志成虚”、“叹官闲昼永”、“付与何人心事?”<sup>㉒</sup>

政见和心境的差异,让两人在面对同样的诗歌创作题材时,选择的侧重面和感受也就不同,陆范巴渝诗的差异实际也是陆范诗歌差异的一个缩影。范成大侧重于关心民情,其巴渝诗中民情风俗诗写得最为精彩,记游写景忠于写实,少见情感的流露,几乎无诗言恢复之事,看到屈原宅、高斋庙等丰富的人文景观也没有太大的个人感受,怀古诗写得很少,诗中的情感是平稳不见起伏的;陆游关注的是抗金复国,连记游写景俱融入了这份爱国之情,屈原、杜甫等先辈相似的遭遇让其感触颇深,写出了沉郁悲壮的怀古诗作,而单纯记述民情风俗的诗是没有的,无一物,无一事不寄托着诗人激愤跌宕的爱国之情。故从情感的体现上来说,陆范的巴渝诗歌虽各有特色,显然陆游的巴渝诗在立意上要更胜一筹。

### 六、结语

通过陆、范巴渝诗的比较,由于诗歌创作的社会政治背景、入蜀心境之差异,出身家世、仕宦经历、人生观之不同的影响及两人在蜀交游政见的不同,两人巴渝诗内容、情感及艺术特色上有着明显差异,这也是陆、范整个诗歌差异的一个缩影——从内容情感上说,陆诗偏重关注爱国、收复,诗中寄

寓浓情,沉郁中激情迸发,范诗更重关心民生疾苦,诗中情感较平和内敛;从艺术上说,陆诗在现实基础上有浪漫主义特色,而范诗主要是现实主义。

## [注 释]

- ① 据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② 据《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③ 史实据(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十四《孝宗本纪》,中华书局,1977;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一至卷一百四十二,乾道五年至乾道七年,中华书局,1957. 以下凡引此两书与此版本同.
- ④ 《剑南诗稿校注》卷二《投梁参政》,135.
- ⑤ 史实据(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十四《孝宗本纪》,及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四至卷一百四十五.
- ⑥ 孔凡礼辑《范成大佚著辑存》奏劄类《答措置和余戒谕诏疏》中附《赐范成大措置和余戒谕诏》,中华书局,1983, 29.
- ⑦ 孔凡礼辑《范成大佚著辑存》奏劄类《答孝宗奖谕疏》中附《赐范成大大谕》,中华书局,1983,23.
- ⑧⑨ 《范石湖集》卷十六《午夜登嶂山》,222.
- ⑩ 《范石湖集》卷十六《横溪驿感怀》,222.
- ⑪ 《范石湖集》卷十九《大热泊乐温,有怀商卿、德称》,268.
- ⑫ 孔凡礼点校《范成大笔记六种》《吴船录》卷下,中华书局, 2002,226.
- ⑬ 《范石湖集》卷十九《万州西山湖亭秋荷尚盛》,269.
- ⑭ 《范石湖集》卷十九《鱼复浦泊舟,望月出赤甲山,山形断缺如鼉龙坐而张颐,月自缺中腾上山顶》,270.
- ⑮ 《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跋傅给事帖》,陆游《陆放翁全集》,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194,以下凡引此书版本与此同.
- ⑯⑰ 《剑南诗稿校注》卷四《观大散关图有感》,358.
- ⑱ 周必大《玉堂类稿》卷七《赐夏药——赐权四川制置使范成大》,转引自湛之《古典文学资料汇编·杨万里范成大卷》,中华书局,1964,123.
- ⑲ 《范石湖集》卷一《西江有单鹤行》,1.
- ⑳ 《剑南诗稿校注》卷六十八《闲游》,3830.
- ㉑ 洪修平《论儒佛道三教人生哲学的异同与互补》,《社会科学战线》,2003(5),48.
- ㉒ 《剑南诗稿校注》卷二《初冬野兴》,206.
- ㉓ 《剑南诗稿校注》卷二《自咏》,188.
- ㉔ 宋志军《范成大诗歌新探》河北大学 2001 年优秀硕士学位论文,5.

- ㉕ 《范石湖集》卷十七《陆务观作春愁曲悲甚,作诗反之》, 246.
- ㉖ 《剑南诗稿校注》卷八《和范舍人病后二诗,末章兼呈张正字》其一,640.
- ㉗ 《剑南诗稿校注》卷七《锦亭》,548.
- ㉘ 《渭南文集》卷十八《铜壶阁记》,103.
- ㉙ 《范石湖集》附录·陆游序,506.
- ㉚ 《范石湖集》卷十七《冬至日铜壶阁落成》,230.
- ㉛ 《剑南诗稿校注》卷二《初冬野兴》,578.
- ㉜ 《剑南诗稿校注》卷七《病起书怀》其一,578.
- ㉝ 《剑南诗稿校注》卷八《融州寄松纹剑》,616.
- ㉞ 《剑南诗稿校注》卷四《胡无人》,367.
- ㉟ 《渭南文集》卷五十《双头莲》,313.

## [参考文献]

- [1] 陆游. 陆放翁全集[M]. 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6.
- [2] 钱仲联. 剑南诗稿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3] 于北山. 陆游年谱[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4] 朱东润. 陆游传[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 [5] 齐治平. 陆游传论[M]. 长沙:岳麓书社, 1984.
- [6] 范成大. 范石湖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7] 于北山. 范成大年谱[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8] 孔凡礼. 范成大佚著辑存[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 [9] 孔凡礼. 范成大笔记六种[M]. 北京:中华书局, 2002.
- [10] 湛之. 古典文学资料汇编·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M]. 北京:中华书局, 1964.
- [11] 张剑霞. 范成大研究[M]. 台湾:台湾学生书局, 1985.
- [12] 熊宪光等. 巴渝诗词歌赋[M].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4.
- [13] (元)脱脱等. 宋史(第三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77.
- [14] 毕沅. 续资治通鉴(第八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57.
- [15] 胡蓉蓉. 论陆游的蜀中诗[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4,21(4):122-127.
- [16] 苗菁. 范成大思想初探[J]. 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科版), 1999,(3):98-101.
- [17] 张邦炜,陈盈洁. 范成大治蜀论述[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4,31(5):129-136.

(责任编辑:朱德东)

##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difference and similarity of the poems between Lu You and Fan Chengda in Chongqing

YU Xia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News,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Lu You and Fan Chengda entered Sichuan and Chongqing at their middle ages, created a lot of poems which reflect magnificent natural sceneries, special custom and folklore, and rich humanistic spirit. Based on the poems of the two authors in Chongqing, in combination of the background at that times and their biograph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asons for difference and similarity of the poems between Lu You and Fan Chengda in Chongq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nts, feelings and artistic character.

**Keywords:** Lu You; Fan Chengda; poems made in Chongqing; difference and similarity; reason